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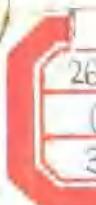
史物叢刊 4

火焰之泥—

陶 瓷 釋 義

Art of Firing Clay — A Ramble on Chinese Ceramics

成耆仁 著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火焰之泥 —
陶 瓷 釋 義

Art of Firing Clay — A Ramble on Chinese Ceramics

成耆仁 著

國立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館長序

研究發展是任何一個企業體，亦是各種產業能否賡續經營、效益加速提升，免於在高度競爭社會下遭淘汰的重要基本原動力。屬於文化產業之一的博物館事業，似可如是觀之。

國立歷史博物館創建迄今將屆四十年，在包遵彭、王宇清、何浩天、陳癸淼及陳康順等歷任館長卓越領導，無私奉獻下，全體館員多能群策群力，積極從事各項法定館務職掌，並多方配合國家各階段制定之文化教育政策，舉其瑩瑩大者如推動國際文化雙向交流展覽、適時收購流失海外重要中華國寶、注重歷史文物研究及其教育推廣等皆是。就其績效言之，大致不負教育部當初排除萬難籌設本館之旨意暨廣大社會群衆之切望；惟時代丕變，當前社會多元化發展，本館館務之推展已逢轉型期，如何妥善因應邁向二十一世紀之需求，確係頗值省思亟待規劃付諸執行的課題。

猶記本人初接事國立歷史博物館，即揭示未來館務應朝國際化、現代化、資訊化、本土化及精緻化等目標，回歸本館史物研究、典藏、展覽暨其教育推廣之原宗旨。緣此，本館今後當以前輩既有的業績為基礎，並更加強學術研究及人才

培育。目前之作法除責成在職同仁各本其專業知識，分就館藏各類文化撰述，定期提出研究成果外，今年度並將發行、出版歷史文物雙月刊、學報及史物叢刊等三種新刊物，提供發表園地。

上項刊物之一的「史物叢刊」為系列專著或論叢，在內容上以歷史、文物、藝術、民俗相關者為主，務求學術性、歷史性及說明性兼具；撰作者除館內同仁外，亦廣納館外具真才實學的學者專家。此刊物與本館前此與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委員會合作編印之「歷史文物叢刊」性質類似，惟其收錄的範圍、撰稿人選及出版效率等當更具新貌。

學術是天下公器，立言不朽，歷久而常新。茲值「史物叢刊」梓行在即，殷切期望能為本館學術研究注入活力，並得以達成歷史傳承，社會文化教育深度推廣的時代新使命。爰綴述以上數事為序並與全體同仁共勉。

國立歷史博物館
館長 黃光男

摘要

中華文物歷經五千年，孕育出許許多不朽的藝術與人才，陶瓷藝術即是其中之一。陶瓷史的發展是先人智慧和科技的結合，中國瓷器的出現較之歐美整整提早了二千年，實在令人興奮！

茲此，以館藏陶瓷為主題，將昔日發表之十三篇論文，編輯成冊。小冊所論及兩晉南北朝的羊形青瓷器和北魏巫師俑、陶倉、遺留在韓國的唐代陶瓷器、唐宋元金陶枕、前河南博物館館藏明器、唐三彩、中國古代貿易瓷、韓國新安出土元代陶瓷器、荷據時代台灣轉出口陶瓷器以及遊日本古陶瓷之路等。——雖是淺談，卻是筆者旅居台北十載以來研究中國陶瓷自我成長的足跡。另外，特意收錄的「銅鏡介紹」和「民俗雕刻品」，為陶瓷以外的主題。銅鏡，器面紋飾變化多；民俗雕刻品的內容與形制更是五花八門，反映出時代演變的軌跡和審美感，並藉此比較陶（泥）、銅（金屬）、竹木石等因不同材質而呈現出各類藝術品之間的異與同。

付印前夕，要感謝的人很多；感謝何前館長克服萬難、破格地任用外籍的我，更感謝現任黃館長的培植以及多位長官和同仁的指導。編輯組工作群為出版這本書，晝夜付出辛勞，僅此表示謝意。希望今後加倍努力，使個人文物叢刊第二、第三、…冊也能在不久的將來問世。

目錄

三、專題論文	1.唐、宋、元、金陶枕展
	2.本館館藏——「羊形青瓷器」與「北魏丞師俑」
	3.本館收藏之前河南博物館明器——以陶器為主
	4.試論唐三彩——兼介館藏唐三彩俑
	5.鬼斧神工的稀世珍寶——民俗雕藝品
	6.用以明心正容——館藏銅鏡介紹
	7.概談館藏陶倉造型的演變與用途
	8.遺留在韓國的唐代陶瓷器
	9.遊古陶瓷之路——日本九州
	10.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邀請展——比利時篇
	11.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邀請展——綜合篇
	12.從新安出土元代陶瓷器看中韓歷史關係
	13.淺談荷據時代台灣轉口貿易——兼談十七、八世紀陶瓷貿易
四、色彩圖版目錄	英文摘要
五、英文目次	英文序

專

題

論

文

唐、宋、元、金陶枕展

國立歷史博物館爲了發揚悠久而優雅的中國文化，特別在春節期間展出祖先曾經使用過，而現代已消失的「陶枕」。這些陶枕一方面可資觀賞、一方面可飲水思源，意趣深遠。

展出陶枕一百二十六件爲《香港求知雅集》首屆會長楊永德先生之珍藏。乃唐、宋、金、元時代之精美創作，種類纔富，品質甚高，世不多見，在國內爲首次展出。

陶枕最早見於隋，唐以來流行於華北民間，到了宋、金，更爲盛行。後來瓷器質地細緻，產量大增，但隨時代的演變，盛行一時的陶枕逐漸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唐、宋、金、元的陶枕製作，造形變化多，紋飾活潑生動，將當時的民間工藝、生活習俗、審美意識，繪畫風貌呈現得十分具體入微。

陶枕以功用來分有：隨葬用枕、腕枕、脈枕、袖枕、頸枕等多種。以造形分爲長方形、如意形、豆形、獸形等。又以裝飾技法和題材可分有多種。以下將介紹幾件。

一、絞胎枕：絞胎枕又名「花枕」，流行於唐代。用白與褐（或黑色）兩種色

調的陶土，相間揉合後製作成形，因此胎面呈現「木理」般的紋飾。此次展品中有三件絞胎枕：一件全器絞胎紋（彩圖壹），紋理與唐代河南鞏縣窑出土一件完全相同（彩圖一一一）；一件枕面作絞胎，枕底作「裴家花枕」四字銘款（此種銘款於唐代鞏縣窑燒製；第二件造形與絞胎紋如同彩圖壹）。這三件皆為唐代鞏縣窑生產。

二、獸形枕：獸枕乃以獸形為枕，流行於唐代華南、華北，具有辟邪的意義。唐書卷三十四五行記：「皇后妹嘗為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辟魅、伏熊枕以宜男亦服妖也」。獸形枕以虎形為多見（圖一），也有作婦人形、孩童形、兔形、獅形等多種。虎形流行於金朝。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金大定二年（西元一二六二年）墨書銘虎形枕與圖一酷似。虎形枕常見以二個鼻孔做為通氣孔。

三、珍珠地劃花枕：此種裝飾始見於晚唐河南密縣，北宋時流行於河南、山西各窑。乃是在半乾的坯體上用竹刀、木刀或鐵刀淺劃花紋，同時並於劃花之間鈐印「珍珠」一般的細密圈環紋，做為背景。珍珠地劃花，線條流暢，地紋古樸，成為宋代磁州窑系的一項風格，在河南登封窑和密縣窑最為多見。此種紋飾在此次展中有十件之多（彩圖貳）。

四、白地黑花（或墨地白花）枕：白地黑花（或黑地白花）是磁州窑系的重要風格，以筆繪成紋（圖二）題材多取自民間喜見樂聞的生活小景，而極富生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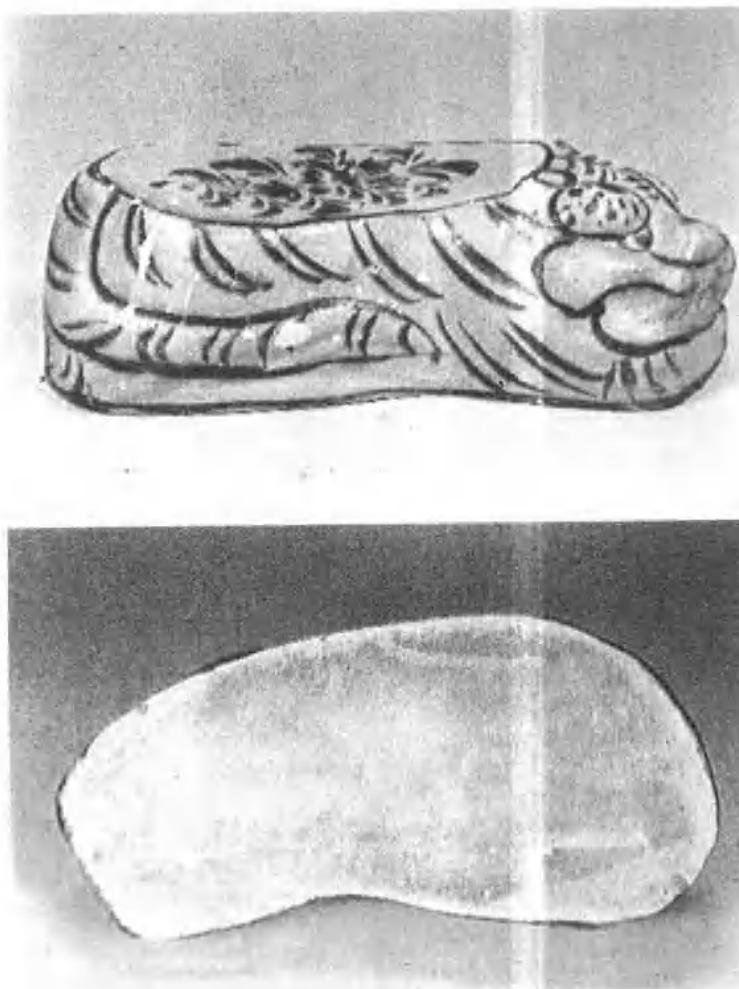
趣與幽默感。有以畫刻、刮、剔等技法作成，刀法大方，線條簡練，黑白對比尤為強烈，取材來自日常習見景物，在親切自然之中再現於眼前，另有一股雄渾之氣。

五、低溫三彩鉛釉枕：遼代所作三彩以黃、綠、褐（或白）三色低溫鉛釉為主流。常見器物裝飾有印花、劃花和貼花，坯體經素燒後，再加彩、烘燒而成。

河北觀台窯燒製三彩枕甚多，河南登封曲河、魯山段店、禹縣扒村、寶豐青龍寺等地也都燒低溫三彩枕。禹縣扒村三彩與他窑出品有別；色彩除了黃、綠、白（或褐）三色外，還使用紅、黑二色。彩圖參，釉色呈深綠色與「宋綠釉」有所不同，或為遼代民窯製品。

此外，著名的鈞釉窯（圖二），景德鎮青白瓷枕，各種黑釉枕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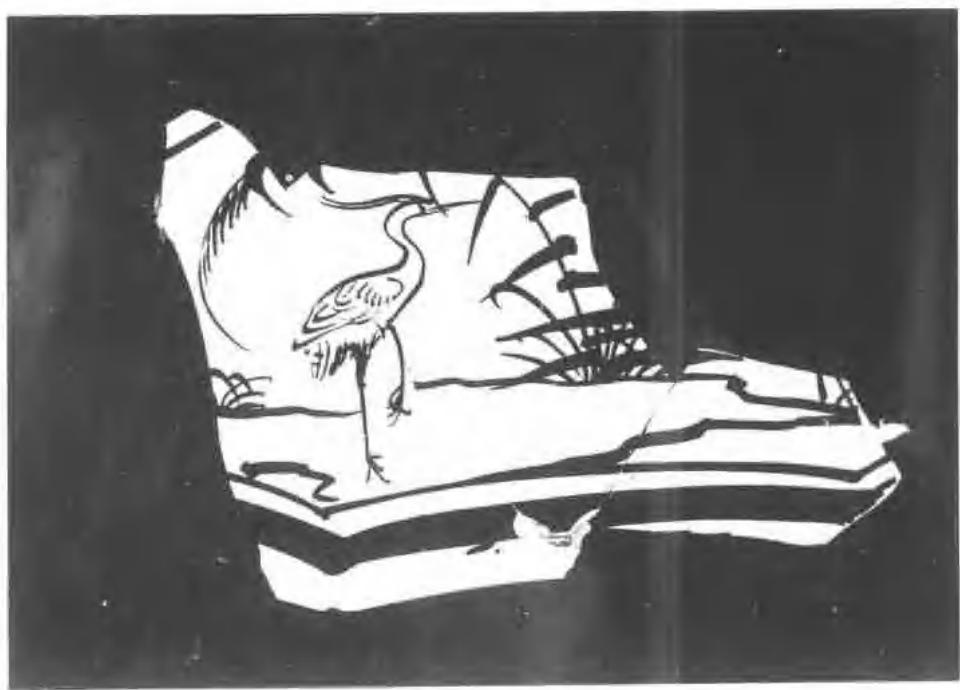
民國七十五年十月
藝術家（V.20卷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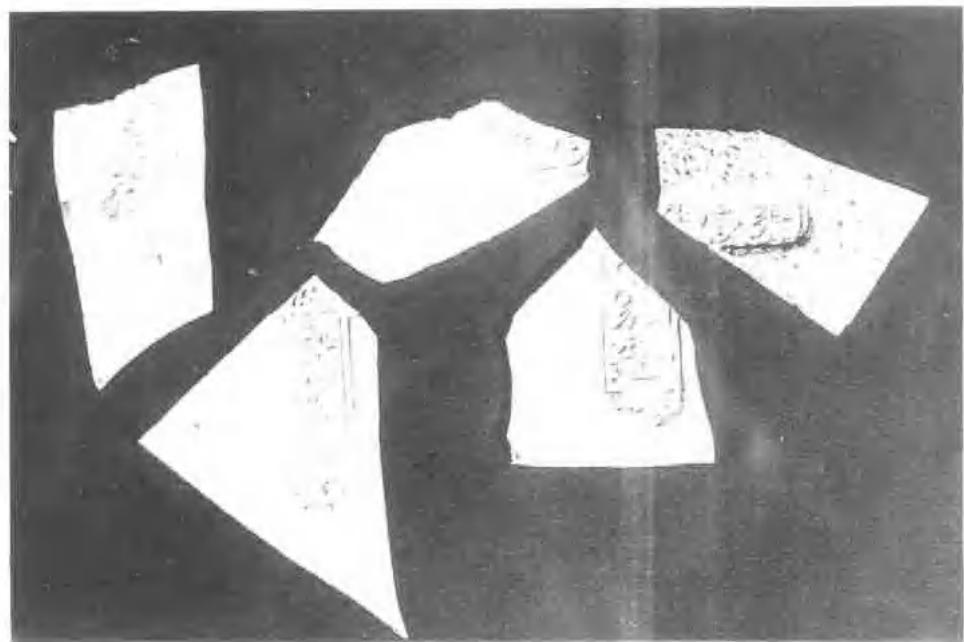
(圖一) 獸形枕
褐釉虎形枕(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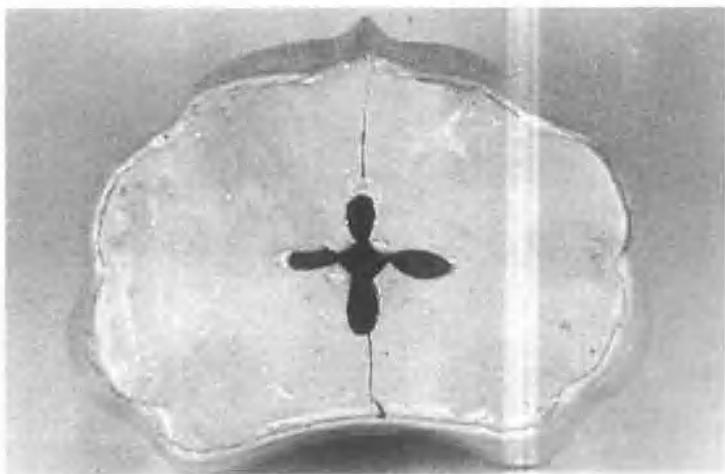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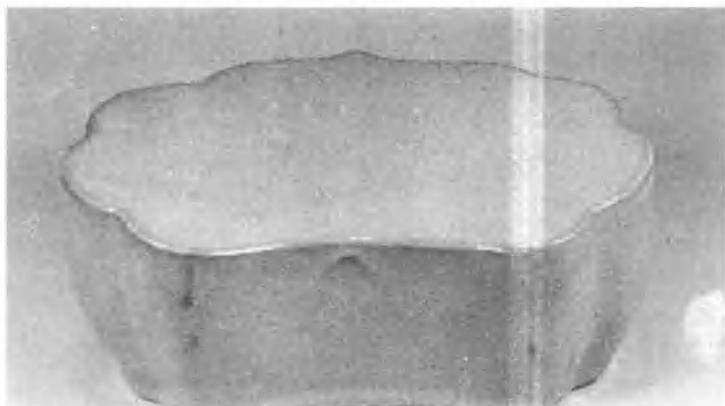
(圖二) 白地黑花鳥紋枕(金代)



(圖二之一) 河北磁州窑白地黑花陶片



(圖二之二) 河北磁州窑陶片以及磁州「張家枕」铭文



(圖三) 月白釉如意形枕(金代)

本館館藏——

「羊形青瓷器」與「北魏巫師俑」

本館藏品中有一件青瓷羊形器（彩圖肆），是東晉時代之作。另有一件北朝薩滿巫師俑（彩圖伍），是十分難得的陶塑創作。由這兩件六朝實物資料中得以了解當時的審美觀、社會情形以及生活情況，同時更有助於釐清陶瓷史之演變和發展，這點是值得注意的。本文即就此二件展品略作探討。

一、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背景

從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八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五八九年）三百九十年間，是紛爭擾亂的局面。歷經三國、司馬晉，北方就陷入了五胡十六國長期的亂世，自北魏於西元三九六年稱帝之後，大約一百六十餘年北方呈現安定趨勢，因此在這時候北方的美術和工藝的發展是可觀的。江南方面，則自多數人土南遷以來文化水準高，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在藝術成就上早已充分反映，例如王羲之的「蘭亭序」，顧愷之的「女史箴」等均極著名。北方的藝術發展較

晚，但雲崗、龍門之佛教石雕、鎮墓獸、巨型墓葬壁畫、陶盞和陶俑之飛速發展，確是難能可貴。

「魏晉南北朝在陶瓷史上的地位」

陶器（Earthen Ware），至新石器時代以來不斷地創新，各朝屢有多種傑出的製品出現。

最早原始青瓷的開始被認為在商代，到了東漢製瓷技術成熟，出現極高水準的瓷器（Porcelain）。浙江上虞縣西晉「元康七年」紀年磚墓出土的越窑雙系罐破片，經過分析研究得知，它的燒溫已達攝氏一千三百度，吸水率〇·四二%，厚薄均勻，胎釉結合良好無剝落現象，已接近宋、元、明、清時期的瓷器。在當時，瓷器既美又實用，比陶器堅固耐用，又比銅器、漆器價格便宜，因此贏得人們的喜愛，刺激製瓷業的迅速發展。窯場廣佈在今浙江北部、中部和東南部等地區，它們分別屬於早期越窑、甌窑、婺州窑以及德清窑等，形成各種特色的窑系統，其中越窑品質最高。

越窑始於漢、終於宋，製瓷史長達千年之久（註：由於越窑的名稱最早出現在唐代文獻—陸龜蒙之詩：「九秋風露越窯開……」故昔口有些人誤認為越窑始於唐朝）。